

道光鄂陵縣志卷十一

知縣侯官何鄂聯纂補

麗藻志一

制

唐

授崔諤之少府監制

蘇

頌

武功人

黃門尚方既設內府爲要選衆而求非賢孰與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府少卿上柱國趙國公崔諤之承名相之軌有忠臣之節正無所詘明無不鑒若披雲霧不雜風塵籍甚才名彬彬文質允茲邦彥尤重時英用符文舉之遷庶叶孟孫之拜可少府監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文苑英華

授崔元之度支郎中制

孫述

武水人

勅具官崔元之識足匡時材宜濟用郎中應列宿之位愼必擇人軍國當賦財之殷尤宜紀德元之以名家騏驥華國璠璣苑許其溫恭士林推其端厚得專其任爰舉舊章佇爾發揮以之贍濟可尙書度支郎中散官封賜如故

文苑英華

奏疏

附表

晉

化俗疏

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

庾峻

邑人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衆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

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
被褐懷玉太上棲於邱園高節山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
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
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
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
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
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
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宏也秦塞斯路
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蠹
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
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

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諂之以政帝王賢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尙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又上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

如筠溪之享壽祺多子孫天下或間有之至於累世同居殆不多見然而未有疏聞於朝者豈觀風使尙歉懷於靡及邪抑有司之責固難諉也嘉二子之請再賦義門之什三章曰義門將將表樹浙鄉安陵鄭氏於綺有光將將義門閱歷朱元榮陽之系浦江之孫有美義聲君子之享有赫詔旌邦家之珍遂書以贈之抑吾間之善人有後餘慶必長他日諸昆之盛歲時問安亦將有如郭汾陽不能盡辨領之而已者乎吾將拭目俟之矣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序

陳 棐

邑人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道之華也言匪原諸心則徒言而弗貴文匪闡乎道則雖文而弗傳文清薛公言本實行行本實學

學本於心之誠故其言皆體驗之真而非枝葉之靡也粵若
元黃旣判顓蒙始開而言駸駸彰矣昉勛華姬孔迨周程張
朱其立辭昭範紹往邇來莫不發於由衷闡厥靈蘊故曰精
一曰博約曰誠明曰涵養進學皆知行並進始終條理之功
也而我文清夫子邇聖真之統緒述往古之微言修已教人
以復性爲主夫自恆性之訓及盡性養性之說以至定性之
論性善之中無所不備人惟復性則知行兩到體用俱全如
醫家之謂王道禪門之謂上乘學之正途也公後雖有理學
之臣然或主致知或專致虛或務體認而少講究或玩高明
而畧事實所以唯公爲理學第一人也今觀文清以心之所
得而見之力行行政業窮達不貳死生以之篤信善道非空談

予者比沈子刻公之書其於道化豈小補哉其世鄂陵
公之父會教諭吾庠而公以隨任之例補弟子員亦發解
登仕爲鄆先是以予自少讀文清之書竊知嚮往及承乏禮
垣適延臣議公從祀孔廟未定予奮然上疏表明公之理
學請建祀樹坊於鄆頒刻公書於天下予自宦晉首至河東
入公之故里謁公祠墓訪其宗裔蒐輯手澤散失備詢其懿
則徽行以淑諸躬是予瞻禮文清之遺矩有此三遇其會也
予始奏刻公書一時人士同心仰重初以全錄奉趙王枕易
王卽刻之藩邸繼以全錄貽侍御趙君玉泉君卽刻之閩省
今以全錄復沈君維藩沈卽刻之聞喜是予刻梓文清之遺
書有此三遇其人也予志表明文清之學而獲禮於公之家

則爲尤真予志傳布文清之書而獲梓於公之鄉則爲尤切
是聞喜於文清全錄之刊乃允宜而弗可后者沈子其最知
務真切者哉予聞公之督學山東依朱子白鹿洞規所至先
訪力行而後及文藝予叨公之職任而校士亦以德行爲重
其文清啟予之衷耶然山東諸生感佩公之德教想望稱服
以薛夫子目之嗚呼斯士之士將來能如山東諸生待予斯
諸生無愧於公之鄉人而予師法於公有明效矣豈但讀文
清所讀之書而已耶

見陳文
圖文集

送牛篁亭南還序

陳 棐

鄢陵有奇士世卜城南以居居之南闕讀書處爲草亭環無
雜卉惟修篁扶疎滿焉因名之曰篁亭牛君常於其中詠淇

知葬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慙慙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
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
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
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晉書
本傳

辭贈永昌公綬疏

庾亮薨成帝親臨及
葬又贈公冰上疏

庾冰

邑人

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

自陳請將迄十年豈恃臣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覺近出

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畧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滅滅計

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

畧之宏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賢責踰先功

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效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

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膺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

同上

辭論功疏

時下詔復論前功冰云

庾冰

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覺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於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殉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譽也此之厚幸可謂宏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勲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

同上

到郡獻詩表

時穆帝頗愛文義義獻詩諷諫故上表

庾

幾

邑人

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

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嘆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宏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宏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門少垂察覽

明

起用陳請疏

梁廷棟

邑人

臣一介草茅起家留曹薦歷前官客歲備兵濟南代攝武德道事正當逆璫專國之時中外脅息權奸接踵臣父原任太常寺少卿梁克從遺書戒臣勿得詭隨衆流陷身邪黨上負主恩下忝所生臣奉教唯謹無何而建祠之議興矣故事地

方有大興作率由本道轉呈臣愚昧以爲安史祠堂新莽功
德皆大逆不道事頭可斷此詳必不可轉當事者諒臣顙執
亦不復相強卽日具詳乞歸其後上梁塑像臣遂稱病不出
而無如璫燄之薰灼何於是再詳求去情益迫辭益堅矣當
事者哀臣愚顙再三挽留且以危言相聳蓋恐告病犯祝釐
之戒終養迂奪情之局也臣父知臣數立異同慮有不測手
書促歸一日三遣時臣監試事竣拜表卽行至十月方奉命
旨此臣去齊實蹟昭然在人耳目者要之不過潔身遠害不
辱其親而已非有仗節死義砥柱狂瀾之功也廷臣以此
臣臣愧悚無地不自意得當聖明溫旨褒嘉起而問授以
一路之任臣外吏也例不敢辭臣父向者促臣之歸正欲留

直身名爲今日圖報地亦不聽臣辭且海沂之間餘孽未靖
人臣奔走之義尤不可辭但臣尙有隱憂二事今日不言異
時駭機暗發臣不足惜恐傷陛下知人之明爲起用諸臣之
玷萬死無以贖罪先是去年七月間豈鎮總兵太監胡良輔
檄取臣道軍馬文冊意在矯奪兵權蓄謀叵測臣恐激變地
方堅持不報八月鎖闥之役登鎮中軍太監金捷遺書按院
爲生員王泰端求通關節臣反覆力爭事因以寢此臣區區
守器忠於陛下之職分其事關涉甚大怨毒亦深方今
聖明在上羣奸屏息臣自可恃以無恐但小人反側未安時
常報復臣愚竊之性不善俯仰萬一蹉跌爲宵人所中臣父
懸車十餘年老矣雖欲再邀陛下錫類之仁左右就養豈可

得哉伏乞陛下收回成命容臣仍以原官養親再念調兵爲
饑密重事衡文爲薪樵大典勅下該部嚴加申飭使典衣典
冠各有不奪之節造士俊士永無倖進之竇其於中興盛治
不無小補也

鄆邑被災陳請旌卹疏

鄭二陽

邑人

竊照天未厭禍中原被之乃有如闔曹兩賊之窮兇極狡至
使疆吏坐困守土見讐如今日之甚者蓋狡至不殺人不放
火而開門迎降者恐後矣慘至屠城不遺孱類而登陴固守
者寒心矣據督師與臣書云南陽告陷賊燄愈恣逆旗所指
守令郊迎名城之化爲蕞屈者已五六處矣臣讀之方切
詫忽有河南撫臣差官到皖據稱闔曹兩賊自南陽來於

二月初九等日連破洧川許州長葛通許等縣鄆陵知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以不投降書並磔於北關賊駐鄆陵五日燒縣六房放獄囚沿門洗擄折毀房屋慘不可言等語聞之不勝痛哭竊思臣邑城池守具頗亦高堅足恃乃聞賊攻自破令尉駢首寸齕從此尙有爲國家効死者哉撫臣云中州一塊土總成敗世界矣事勢至此一方何足惜第如腹心潰瀾天下安危何哉此時正未知汴城作何狀而民之塗炭則已甚矣惟乞諭催漕科臣於被兵被災州縣量爲寬恤若追呼以迫走險將來剿兵之費又且不貲不可不熟慮較畫也然則爲今日河南計者調發大兵以援之多方補助以整之腹心重地誠有義不容以刻緩者至於鄆陵縣知縣

劉振之典史杜邦舉抗義守節罵賊身死尤前此城陷諸臣所未有儻不從優旌卹俾人知凜凜大節足與日月爭光則迎降者且揚揚得計而不復望以効死之誼矣

益樓集

吳志曰按此疏題後卽發部議隨經尙書題云題覆奉旨劉振之准照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附鄆邑災荒揭

鄭二陽

爲下邑災荒異常懇乞俯賜賑卹豁免繁差以保子遺事
年來災荒疫厲民厄已極卽鄆陵城市之間無慮白骨如
莽每歎流賊所不到土賊補之土賊所不到凍餓補之凍
餓所不到瘟疫補之浩浩中原彌望邱墟間有樹而盡屬
無皮雖遺垣而半係燒燬瓦礫充斥蓬蒿載道此一屬目
而卽見者且以市中米價言之不啻百十倍於往昔遍考

史冊從來罕聞若非仁人君子大發惻隱之心孳孳拯救雖使循例套舉恐亦不能起白骨而肉之也况或以難堪之差不靳橫委卽曰官實屬吏不敢逆命然而民力竭矣將奈之何匪第民力之竭甚且一戶中有闔門俱死者豈能呼餓鬼而使之耶他差不具論如米差一宗乃里下本等差役在二十年前人皆爭當此差剩有餘貲置產乃自丙寅丁卯而後餘貲未聞或減忽剝爛米一說攤派堡保名曰櫃頭銀流毒至今豈不仰煩台慈調劑無奈頭緒茫然迄猶同於道築又有草梢一宗此乃修河之具往例藩司先發草價嗣徵草梢解至河干惟是鄆陵僻在汴南距黃河尚三百里乃令昇草梢以治河揆之情理原爲非度